

谢铁骊与电影《红楼梦》 ◆ 秦来来

【作者简介】

秦来来 上海广播电视台国家一级文艺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专家评审组成员。先后于2005年、2011年出版《采访札记——写在舞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和《穿越——写在舞台上》(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专著,并于2014年9月号《上海戏剧》杂志发表《与毕志光合作》创作的大型越剧《宦娘曲》剧本。

们,不仅会感到遗憾,更会感到惭愧。因此,汪洋同志集中大家的意见,作了决定:拍!

“而由我来担任导演,此事确实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首先是我过去读过《红楼梦》,读过两遍,不太全。第一遍读的是120回的,第二遍读的是80回的,后40回没读下去。而现在要拍《红楼梦》了,我就不能只是一般地再读一遍,而是从拍电影的角度,可能还是不可能。”

为此,谢导专门去请教夏衍老,他给谢导的意见是:不拍为好!心有不甘的谢导又去讨教了启功先生,启功先生给他的答案是:最好不拍!他们的看法很一致,就是: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曾有记者问谢导:“你决定拍这部影片时,是否考虑过,将来你拍的影片不能为广大的观众所接受,对你的声誉带来不利影响怎么办?”

谢导对他说,我没有考虑这么多,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红楼梦》搬上银幕,给广大观众创造一个从形象上了解《红楼梦》的机会;老实讲,中国人人数不少,但真正读过《红楼梦》、并且愿意读下去的人还不多。而电影则不同,它可以争取更多的观众来欣赏这部巨著。

“已经有了越剧电影、电视连续剧,为什么还要拍电影?”面对我的问题,谢导也是早有思考——

“一部伟大的巨著,电视剧拍了,电影再拍,决不嫌多。因为从改编来说,我们取舍不同;在导演处理上,也就是解释这部作品的方法也不一样,就拿开头来说,电视剧是以贾雨村、甄士隐‘好了歌’开始;我们

则从‘太虚幻境’开启大幕,把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都展示一下,等于全剧的一个序幕。”

为了这个“开头”,谢导征求了一些“红学”专家的意见,反对的不多。通过这样不同取舍的方法,跟电视剧起了一个互补的作用。谢导说:“再看看国外,很多名著都是几次、十几次被搬上银幕,雨果的《悲惨世界》先后28次被搬上银幕、荧屏。”

好几位“红学”专家在开拍前的剧组培训班上明确表示,对于《红楼梦》这部巨著,“不要有了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就到此为止了,以后若有新的解释,还可以再拍。”

1987年由央视播出的王扶林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长达36集,自然也不能说涵盖了《红楼梦》这部巨著。对于大银幕的电影来说,如何取舍、拍成什么样呢?

谢导也给了我明确的答案——他们要把这部120回的巨著压缩成六部系列故事片,不叫“集”。

这六部的划分是这样的:

第一部,从“太虚幻境”开始,到“元妃省亲”结束;

第二部,从宝玉探亲人家开始,到梦造绛云轩为止;

第三部,从“螃蟹宴”开始,到庆元宵、闹花灯为止;

第四部,从老太妃去世,贾家去吊唁,包括12官分散到各个夫人、小姐身边去,探春出嫁,再交错出现红楼二尤的悲剧。尤二姐死后,宝玉到潇湘馆问黛玉,说他心里有种不安,为什么好端端的女子,总是一个个投井、吞金、上吊而死?黛玉感慨地说,“红颜薄命古今同”。到此落幕。

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第三、第四部分的划分还待最后定稿;第五、第六部的剧本尚未写成。不过,谢导对我说,大致是这样:第五部从怡红院中海棠枯死后又突然开花开始,一直写到晴雯的死;这部戏中,晴雯的戏比较集中。第六部就是“调包计”、黛玉焚稿而终。黛玉死后,宝玉赶考得中,然后出走。贾政南巡坐在船上,这时画面稍稍虚幻一些,似乎是梦境,又似乎是现实,忽见宝玉到来,向他辞别,然后一僧一道携宝玉飘然而去。宝玉站在空

中低头一看,大地白茫茫一片……

整个六部戏从“虚幻”开始,到“虚幻”结束,首尾呼应。

“和电视剧(指1987版)不同”,谢导说,“我们基本参照高鹗的后40回本,但是删掉他描绘贾府复兴的这一节,因为我们认为这不符合曹雪芹的意愿。”

由于央视王扶林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开播以后,剧中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张莉饰演的薛宝钗,邓婕饰演的王熙凤等,给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电影版《红楼梦》的演员阵容,就更为广大观众所关心。当我向谢导提出这个问题时,谢导一脸得意,当然是他这一“巨制”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他怎能不早作谋划——

老祖宗贾母,由林默予出演,因为她曾在谢导的影片《知音》中扮演过蔡锷的母亲,“她的气质具有接受相当教育的大家闺秀的气度”(谢铁骊语)。

那个颇具滑稽色彩的刘姥姥,请了评剧演员赵雨蓉扮演。她在评剧电影《花为媒》中演活了那个媒婆,虽说这是彩旦路子,“但是演戏的分寸掌握得合适,并且具有含蓄、幽默的部分”(谢铁骊语)。使谢导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赵丽蓉日后居然在央视的“春晚”上,火爆异常,给亿万观众带来欢乐的笑声……

“而确定刘晓庆来演王熙凤是比较早的”,谢导说,“除了她是我们厂的演员之外,我是把她作为一个年龄标杆的;也就是以刘晓庆演的王熙凤为标准,挑选演员时,上面的、下面的角色年龄都向她靠拢。我跟刘晓庆说,不要把王熙凤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处理。”谢导对刘晓庆的表演是满意的。

对于选择李秀明来演元春,谢导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李秀明的戏含而不露,并且表现出一定的风度和身份;现在拍下来看,她是成功的。尤其是‘元妃省亲’,正同弟妹们共享欢乐之际,太监催她启程回宫,这时,我们有个长长的特写,从她听完太监的话后慢慢朝外走,止不住眼泪潸然而下……如是拍了两次,都成功了。”更让谢导感慨的是,“一

般大明星会感到这点戏太少,而李秀明认为她合适,愿意演这场戏。”

由傅艺伟来演宝钗,谢导对她的要求就是,“按照原著客观地来演。因为这个人物在‘红学’界中评价不很一致,我不想把人们主观的褒贬强加到这个人物的中去。”

对于观众最为关注的宝玉、黛玉的演员人选,当然也是谢导更为用心的。“红学家们向我们提示,贾宝玉的人选选用掌握四个字,‘神采飘逸’;没有这,贾宝玉就出不来,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去选的。”

经过多人推荐,最后选定了上海虹口越剧团的青年演员夏欣。“这个演员不是我一个人定的,而是看了本人以后,再化妆录像,然后大家一起看以后才决定的。”谢导表示,对于宝玉这个人选,他不想自己一个人来做决定,即使他有这个权力。

谢导对另一个关键人物黛玉的人选作了介绍,“林黛玉选的是浙江越剧小白花的陶慧敏”。谢导说:“演黛玉,要按照小说原著的刻画,表现她性格的多方面,而不要强调她的刻薄、小心眼……”谢导认为,越剧影片《红楼梦》当中林黛玉的成功就在于此:主要表现她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和对宝玉的真挚爱情。当然,也要表现她孤傲、清高的一面,也就是“身陷势利场,孤傲又何妨”的性格。

对于宝黛两位主要人物,选的都是越剧演员,谢导也讲出了原因——

戏曲演员有很多长处,谢导说,“他们穿起古代人的服饰,一举手一投足,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拉开了。而对普通的演员即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来讲,这就成了短板了。比如‘黛玉葬花’,我跟演员讲,你不能像现在的青年一样走,要带有一些戏曲演员的固有身段,但又要结合得巧妙、自然,不能让人一眼看出是戏曲身段。”

浙江小白花的何赛飞则出演了妙玉。

小说《红楼梦》是一部带有作者本人“自传”特点的现实主义作品,谢导把这部影片定位在“首先要按照原著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尽管它有很多浪漫的成分。”电影的表述就是要接近生活,首先在生活上真实,无论穿衣、乃至吃饭,无不如此……

电影《红楼梦》于1989年正式上演……

记忆“星河”话影评

◆ 李汝保

【作者简介】

李汝保 现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报刊发表人物专访、纪实特写、散文随笔等二百多万字。出版有:《星光灿烂》《雨林如宝》《星海踏浪》《星河泛舟》《星罗棋布》。

街头》《马路天使》《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林则徐》等影片,特别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和赵丹在银幕上首次合作的《十字街头》碰撞出灿烂的火花,反映了当时青年热爱祖国,渴望自由,由失学、失业,彷徨苦闷,最终觉醒走向抗战前线,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解放日报》影视记者李光一在《星光灿烂》中写道:“这个在影评圈内有‘黄浦一期’美称的讲座班……颇受沪上电影界的重视。张骏祥、赵丹等一代名流,都作过主讲。记得赵丹主讲时,连走廊上也挤满着人。这也是赵丹复出后,面对观众的一次

盛况。”原《上海老年报》总编助理兼副刊部主任朱亚夫说:“提到‘黄浦一期’,勾起了我不少回忆,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笔记本。有时间,要写几篇文章。”他找出了当年的笔记本,里面还保存着已经泛黄的当时的课程表,在“主讲”一栏,清楚地印着张骏祥、艾明之、桑弧、赵丹、梅朵、石方禹、沈寂、王云阶等如今声名如雷贯耳的大师级人物的名字。虽然这些大师今天绝大多数已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艺术造诣却长留人间。在笔记本上有他当时的感想:学习班好似放映室,一堂各具特色的“讲课”,犹如一组组真切动人的“特写”,把我们引入了电影知识的宝库!

“连中三元”的经历

1980年12月的一天,共青团上海市委宣传部许妙庭打电话对我说:“让你代表上海市青年接受一个光荣而紧急的任务——”原来一周前,在“上海市青年导演电影展”基

完成还是有赖于一叠卡片,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对电影编、导、演、故事、观众反映、青年如何看电影结下不解之缘的第一份“观赏档案”。我信手写下了题目《青年与电影》。文章表达的主题:影片只有赢得了青年,才算赢得了观众。唯有标新立异,真实可信才是赢得青年观众的“吸铁石”。

两个多月后,刊有拙作的《电影通讯》(总第22期)便寄到了手上。没想到,几个月后又收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寄来的《电影创作》,上面全文转载。不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电影选刊》(1981年第4期)又作了选摘。此时,我更感觉到建立并运用档案对评论的重要。这“连中三元”也曾大学中文专业成果展上展出。

两个故事虽是我经历,但多少记录了上海曾经轰轰烈烈的群众影评活动以及这个城市的另一条文脉。



《每周广播电视》“金色年华”周刊上发表了 my 的《记忆“星河”话赵丹》,让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影评的故事。

“黄浦一期”的美称

还记得是在1978年底至1980年初,上海市电影艺术家协会和市工人文化宫联合举办了为期“电影艺术基础和电影评论写作”学习班,特别是第一期,粉碎“四人帮”以后电影艺术作为“重放的鲜花”吸引着广大观众,当时报名的人围满了整个市宫大楼,从上千人中选出可以到剧场观摩的几百人。通过考试选出四个组几十人,加上由市电影公司钱国民带队的各大影院的宣传干部,作为听课的学员,开幕式在市宫三楼小剧场举行,著名导演也是当时的市电影局长张骏祥带一批知名编导参加,市影协的王世楨、边善基、市官曹文敏具体进行组织工作,当时是每周听一次课,一次观摩两部影片,每月布置一次电影宣传廊及出一期油印刊物。而当时给我们上电影表演艺术课的就有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等。

除听课外,我们还观赏了《十字